

郁
達
夫
文
選

民
智
書
店
印
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8 67368

郁達夫文選

民智書店印行

上海
圖書館
藏書

序言

真實的講，中國過去十年的文壇上能以一貫的主義性格寫文章成功而且美麗的作家實在不多，魯迅冰心葉紹鈞，我們承認，此外恐怕是只有郁達夫了。他那種特有的淒豔的筆調，悲酸的情懷，無論寫小說寫散文，無往而不一貫的！人家或許以個人主義的文學與感傷主義的文義菲薄他，但是這種種並不能推倒他文章的眞價值。一切他會自己承認的！他是一個勇於並成功表現自己性格的作家。

編者寫於二十三年六月

郁達夫文選目次

	頁數
序言	一——九
一封信	一——九
故事	一〇——一四
血淚	一五——三六
人妖	三七——四六
秋河	四七——五八
清晨	五九——六〇
懺悔	六一——六二
北國的微音	六三——七〇
郊外	七一——七二
月下	七三——七五



一封

——錄自過去集——

M君，F君：

到北京後，已經有兩個月了。我記得從天津的旅館裏發出那件通信之後，還沒有和你們通過一封信；臨行時答應你們做的稿子，不消說是沒有做過一篇，什麼『對不起呀』，『原諒我吓』的那些空文，我在此地不願意和你們說，實際上即使說了也是沒有絲毫碑益的。這兩個月中間的時間，對於我是如何的悠長？日夜只呆坐着的我的腦裏，起了一種怎樣的波濤？我對於過去，對於將來，抱了怎麼樣的一個念望？這些事情，大約是你們所不知道的罷；你們若知道了，我想你們一定要跑上北京來趕我回去，或者寬縱一點，至少也許要派一個人或打一個電報，來催我們復回到你們日夜在謀脫離而又脫離不了的樊籠裏去，我的情感，意識，欲望和其他的一切，現在是完全停止了呀，M！我的生的執念和死的追求現在也

完全消失了呀！F！啊啊，以我現在的心理狀態聽來，就是這一封信也是多寫的，我……我還要希望什麼？啊啊，我還要希望什麼呢？上北京來本來是一條死路，北京空氣如何腐劣，都城人士如何險惡，我本來是知道的。不過當時同死水似的一天一天腐爛下去的我，老住在上海，任我的精神肉體，同時崩潰，也不是道理，所以兩個月前我下了決心，決定離開了本來不應該分散而實際上不分散也沒有方法的你們，而獨自一個跑到這風雪瀾漫的死都中來。當時決定起行的時候，我心裏本來也沒有什麼遠大的希望，但是在無望之中，漠然的我總覺有一個『轉換轉換空氣，振作振作精神』的念頭，啊啊，我當時若連這一個念頭也不起，現在的心境，或者也許能平靜安逸，不至有這樣苦悶！欺人的『無望之望』喲！我咀咒你，我咀咒你！……拿起筆來，順了我苦悶的心狀，寫了這麼半天，我也不知道怎樣纔能把我的胸中壓住的一塊鉛鐵吐露出來。啊啊，M，E，我還是不寫了罷，我還是不寫的好……不過……不過這樣的沉默過去，我怕今晚上就要發狂，睡

是橫豎睡不着了，難道竟這樣呆呆的坐到天明麼？這綿綿的長夜，又如何減縮得來呢！ME！我的頭昏痛得很，我仍復寫下去罷，寫得糾纏不清的時候，請你們以自己的經驗來補我筆的不足。

『到北京之後，竟完全一刻清新的時間也沒有過；從下車之日起，一直到現在此刻止，竟完全是同半空間的雨滴一樣，只是沈沈落下。』這一句話，也是假的。若求證據，我到京之第二日，剃了數月來未曾梳理的長髮短鬚，換了一件新製的夾衣，捧了講義，欣欣然上學校去和我教的那班學生相見，便是一個明證。並且在這樣消沈中的我。有時候也拿起紙筆來想寫些什麼東西。前幾天我還有一段不會做了的斷片，被M報拿了去補紀念刊的餘白哩！……所以我說我近來『完全同半空間的雨滴一樣，只是沈沈落下，』也是假的。但是像這樣的瞬間的發作，最多不過幾個鐘頭。這幾個鐘頭過後，剩下來的就是無窮限的無聊和無窮限的苦悶。並且像這樣的瞬間的發作，至多一個月也不過一次，以後我覺得好像

變成一年一次幾年一次的樣子，那是一定的，那是一定的呀！

那麼除了這樣的幾個鐘頭的瞬間，發作之外，剩下來則無窮的苦悶的本體，究竟是什麼呢！M，F！請你們不要笑我罷！實際上我自家也說不出所以然來。我不曉得爲什麼會這樣的苦悶，這樣的無聊！

難道是失業的結果麼？……現在我名義上總算已經得了一個職業，若要拚命幹去，這幾點鐘學校的講義也儘夠我日夜的工作了。但是我一拿到講義稿，或看到第二天不得不去上課的時間表的時候，胸裏忽而會嚇上一口氣來，正如酒醉的人，打轉飽啞來的樣子。我的職業，覺得完全沒有一點吸收我心意的魔力，對此我怎麼也感不出趣味來。講到職業的問題，我覺得倒不如從前失業時候的自在了，難道是失戀的結果麼？……噢噢，再不要提起這一個怕人的名詞。我自見天日以來，從來沒有曉得過什麼叫做戀愛。運命的使者，把我從母體裏分割出來以後，就交給了道路之神，使我東流西蕩，一直飄泊到今朝，其間雖也會經過着幾

個異性的兩足走獸，但他們和我的中間，本只是一種金錢的契約，沒有所謂「戀」，也沒有所謂「愛」的，本來是無一物的我，有什麼失不失，得不得呢？你們若問起我的女人和小孩如何，那麼我老實對你們說罷，我的親愛他的心情，也不過和我親愛他們心情一樣。這一種親愛，究竟可不可以說是戀愛，暫且不管牠。總之我想念我女人和小孩的情緒，只有同月明之夜在白雪晶瑩的地上，當一隻孤雁飛過時落下來的影子那麼濃厚。我想這胸中的苦悶，和日夜糾纏着我的無聊，大約定是一種遺傳的疾病。但這一種遺傳。不曉得是始於何時，也不知將伊於何底，更不知她是否限於我們中國的民族的？

我近來對於幾年前那樣熱愛過的藝術，也抱起疑念來了。呀，M，F！我覺得藝術中間，不使人懷著惡感，對之能直接得到一種快樂的，只有幾張偉大的繪畫和幾段奔放的音樂。除此之外，如詩，文，小說，戲劇。和其他的一切藝術作品，都覺得肉麻得很。你看哥德的詩多麼肉麻啊！什麼「紫羅蘭吓，玫瑰吓，十

五六的小女吓，『那些東西究竟有什麼用處呢？垂死的時候，能把他們拿來作藥餌嗎？美萊迭斯的小說，也是如此的啊，並不存在的人物事實，他偏要說得原原本本，把威尼斯的夕照和倫敦市的夜景，一場一場的安插到裏頭去，枉費了造紙者和排字者的許多辛苦，創造者的他自家所得的結果，也不過一個永久的死滅罷了。那些空中的樓閣，究竟建設在什麼地方呢？像微蟲似的我輩，講起來更可羞了。我近來對北京的朋友新討了一個規約，請他們見面時絕對不要講關於文學上的話，對於我自家的幾篇無聊的作品，更請求他們不要提起。因為一提起來，我自家更羞慚得竄身無地，我的苦悶，也要增加。但是到我這裏來的青年朋友，多半是以文學為生命的人。我們雖則初見面時有那種規約，到後來三言兩語，終不得不講到文學上去，這樣的講一場之後，我的苦悶，一定不得不增加一倍。

為消滅這一種內心苦悶的緣故，我却想了種種奇特的方法出來。有時候我送朋友出門之後，馬上就跑到房裏來把我所最愛的東西，故意毀成灰燼，使我心裏

不得不起一種惋惜悔惱的幽情，因為這種幽情起來之後，我的苦悶，暫時可以忘了。到北京之後的第二個禮拜天的晚上，正當我這種苦悶情懷頭次起來的時候，我把顏面伏在桌子上動也不動的坐了一點多鐘。後來我偶爾把頭抬起，向桌子上擺着的一面蛋形鏡子一照，只見鏡子裏映出一個瘦黃奇醜的面形，和倒覆在上的許多三寸餘長亂蓬蓬的黑髮來。我順手拿起那面鏡子向地上一擲，拍的響了一聲，鏡子竟化成了許多粉末。看看一粒一粒地上散濺着的玻璃的殘骸，我方想起了這鏡子和我的歷史，因為這鏡子是我結婚之後我女人送給我的兩件紀念品中的最後的一件。他和這鏡子同時給我的一個鑽石指環，被我在外國念書的時候質在當舖裏，早已滿期流買了，目中只剩這面一意大利製的四圈有象牙螺鈿鑲着的鏡子，我於東西流轉之際，每與我所最愛的書藉收拾在一地，隨身帶着的這鏡子，現在竟化成一顆顆的細粒和碎片，濺散在地上。我呆呆的看了一忽，心裏忽起了一種惋惜之情，幾刻鐘前，那樣難過的苦悶，一時竟忘掉了。自從這一回後，我每

於感到苦悶的時候，輒用這一種飲酖止渴的手段來圖一時的解放，所以我的幾本愛讀的書籍和幾件愛穿的洋裝，被我燒了的燒了，剪破的破剪，現在行篋裏，幾乎沒有半點值錢的物事了。

有錢的時候，我的解悶的方法又是不同。但我到北京之後，從沒有五塊以上的金錢和我同過一夜，所以用這方法的比較的不多。前月中旬、天津的二哥哥，寄了五塊錢來給我，我因為這五塊錢若拿去用的時候，終經不起一次的消費。所以老是不用，藏在身邊。過了幾天，我的遺傳的疾病又發作了。苦悶了半天，我纔把這五元錢想了出來，慢慢的上一家賣香烟的店裏盡這五元錢賣了一大包最賤的香烟，我回家來一時的把這一大包香烟塞在白爐子裏燃燒起來。我那時候獨坐在惡毒的烟霧裏，覺得頭腦有些昏亂，且同時眼睛裏也流出了許多眼淚，當時內心的苦悶，因為受了這肉體上的刺激，竟大大的輕減了。

一般人所認為排憂解悶的手段，一時我也曾用過的手段，如淳酒婦人之類，

對於現在的我，竟完全失了牠們的效力，我想到了一年半年之後，若現在正在應用的這些方法，也和從前的醱酒婦人一樣，變成無效的時候，心裏又不得不更加上一層煩惱。啊啊，我若是一個婦人，我真想放大了喉嚨，高聲痛哭一場：

前幾個月在上海做的那一篇春的幻影，你們還記得麼？我現在回想起來，覺得近來於無聊之極，寫出來的幾篇感想不像感想，小說不像小說的東西裏，還是這篇夏夜的幻想有些意義，不過當時的苦悶，沒有現在那麼強烈，所以還能用些心思在修辭結構上面，我現在纔知道了，真真苦悶的時候，連嘆苦的文字也做不出來的。

夜已經深了，口外的火車，遠遠繞越西城的車輪聲，漸漸的傳了過來。我想這時候你們總應該睡了罷？若還沒有睡，啊啊，若還沒有睡，而我們還住在一起，恐怕又要上酒館去打門了呢！我一起當時的豪氣，反而只能發出一種羨慕之心，當時的那種悲憤，完全沒有了。人生到了這一個境地，還有什麼希望？還有

什麼希望呢！

故事

——錄自在寒風裏——

聽說外國人稱中國作『支那』，是因為大秦的威力的遠播。China 拚起來是秦字的聲音。而拉丁字的地名等末尾，老要加一個 A 字，所以秦字就一轉而作了『支那』。這考据的確不的確，暫且不去管牠。但因想到了秦字，所以想將秦朝的有一宗故事來說給大家聽聽。

秦國本來是專講究武器，年年不斷地招募新兵，看百姓不值一錢，將百姓的辛苦勞力全部壓挖出來，祇用到打仗殺人等事情上去的一箇國家。

惡人強橫霸道，在這世上是只會興盛起來的。所以秦國因他的武器，因他的兵力，就成了中國一統的大國了。代表這強橫霸道的大國的，是一箇秦始皇。他非但想把同時代的異己者，殺得乾乾淨淨，他并且對於後世千年萬年的不附己的

人類，也同時想殺得箇寸草不留。所以他於統一中國之後，就把全中國的讀書人收集了攏來，一刀一箇，不問理由，不問皂白，只是同割草似的殺過去。因爲有人告訴他說，讀書人是最不好指使，最容易起不平，最能把那些如牛似馬的農人呀，工人呀等挑撥起來的一種動物。這告訴他以這些事情的，當然也是個把讀書人，他們的所以要獻這計的原因，就因爲想討秦始皇的好，一面也可以將同行者殺盡，而自己等能夠得到專賣的利益。獻計者的周到，真可以說是無微不至。他們教秦始皇殺盡了千千萬萬的讀書動物之外，還要把凡是這些讀書動物所做所刻所寫的東西，都拿來燒成了灰。因爲這些東西不燒了，百姓是依舊會感到不平，感到不公，要蹣蹣起來的。這些東西若不燒了，後來的子子孫孫，依舊搖頭擺尾的變成讀書的動物的。

費了這種種苦心，做了這種種把戲之後，秦始皇滿足了，以爲以後的牛馬似的百姓是再也不會聰明起來，而這天下就可以長長久久的由他及他的子孫享受過

去了。教秦始皇做這些事情的讀書人也滿足了，以爲以後的中國，說起讀書人就只有他們一家，百姓中間，就只有他們幾個是最聰明的了。

秦始皇和這幾個讀書人就放大了胆，要幹什麼就幹什麼，要百姓出多少錢就出多少錢，要殺幾個人取樂取樂就殺幾箇人。百姓果然不敢響了，在路上走路的時候，也不敢互相看一眼。家家戶戶每家有幾個人就老早去預備好幾口棺材放在那裏。因爲幾時被皇帝來殺是決不定的，所以他們個個都生也還沒有生着，就在那裏預備死了，而實際上像他們那樣的話着，也還是死了的好，還不如死了倒舒服些。

但是秦始皇和他的幾個專賣的讀書人似乎也是人，不是別的東西，因爲想千萬年活過去的他們，也只上了一回一個茅山道士的當，終於做不成神仙，終於一個一個的死掉了。他們死了之後，國內的許多許多還沒有被他們殺了的百姓——自然是殺不盡的，因爲無論如何，百姓總是絕對多數，殺了一半，總還有一半剩

落，再殺一半的一半，也總還有一半的一半剩落，殺到最後，這剩落的總還是大多數者——就想動起手來。於是就有一個比秦始皇更厲害，殺人殺得更多的人出來了。他四方八面殺了一陣之後，實在覺得殺也殺盡這許多的，所以就想了——一個計策出來，好省他許多力氣。他教百姓若完完全全能夠聽他的話的時候，他就可以不殺他們。所以他就在大家的面前，牽過一隻鹿來，教大家說，這是馬。若有人敢說一聲不是的，當然是一刀。可是他雖則看見大家都在說是馬，這是馬，這不是鹿，而由他的聰明的眼睛看將起來，覺得大家的贊聲都是空虛而在那裏發抖的。所以他又大聲的怒叫着說，你們不承認麼？你們敢反對麼？你們能夠證明這不是馬麼？聽了他的怒叫，大家是嚇得魂靈兒也沒有的了，又那一個敢出來證明呢？

可是在大家的中間，自無是有又聰明又能幹的也是專賣的讀書人的子孫混着的，這幾個專賣的讀書人，就乘此機會，出來活動了。第一他們就先對大家說：

「這是馬，這不是鹿，我可以證明。」說着他們就去牽幾隻馬出來，指給大家看，一邊重新高喊着說：「這纔是鹿哩！這纔是鹿哩！你們誰能夠否認我這證明，而出來證明這不是鹿的麼？」當然是沒有人敢出來證明的。然而光是空玩玩這套把戲，他們還是不滿足的，所以他們還要硬指出幾個人出來，說是這幾個人否認了他們的證明。

時間一年一年的過去了，秦始皇也一個一個的換過了，專賣的讀書人，尤其是一代一代的聰明起來了。於是，結果，被殺的百姓，也就一次一次的增加了。現在是什麼朝代，我不曉得，我只曉得上面所述的彷彿是秦朝的，彷彿也秦朝以後一直一直傳下來直傳到了現在的故事。

血 淚

一九二八年十月作

在異鄉飄泊了十年，差不多我的性格都變了。或是暑假裏，或是有病的時候。我雖則也常回中國來小住，但是複雜黑闇的中國社會，我的簡單的腦子，怎麼也不能了解。

有一年的秋天，暑氣剛退，澄清的天空裏時有薄薄的白雲浮着，錢塘江上兩岸的綠樹林中的蟬聲，在晴朗的日中，正一天一天減退下去的時候，我又害了病回到故鄉來，那時候正有種種什麼運動在流行着，新聞雜誌上，每天議論得昏天黑地。我一回到家裏，就有許多年輕的學生來問我的意見，他們好像也把我當作了新人物看了，我看了他們那一種熱心的態度，胸中却是喜歡得很，但是一聽到他們問我的言語，我就不得不呆了。他們問說：

「你主張什麼主義的？」

我聽了關頭的這一句話，就覺得不能作答，所以當時我祇吸了一口紙烟。把

青烟吐了出來，用嘴指着那一圈一圈的青烟，含笑回答說：

「這就是我的主義。」

他們聽了笑了一陣，又問說：

「共產主義你以爲何如？」

我又覺得不能作答，便在三炮台裏拿了一枝香烟請那問者吸。他點上了火，又向我追問起前問的答覆來，我又笑着說：

「我已經回答你了，你還不理解麼？」

「說什麼話！我問你之後還沒有開過口。」

我就指着他的手裏的香煙說：

「這是誰給你的？」

「是你的」

「這豈不是共產主義麼？」

他們大家又笑了起來。我和他們講講閑話，看看他們的又嫩又白的面貌，一因爲他們都是高等小學的學生一一覺得非常痛快，所以老留他們和我共飯，但是他們的面上好像都有些不滿意的樣子，因爲我不能把那時在候日本的雜誌上流行的主義介紹給他們聽。

有一天晚上，南風吹來，有的些微涼，但是因爲還是七月的中旬，所以夜飯吃完後，不能馬上就去上床，我和祖母親坐在天井裏看青天裏的秋星和那淡淡的天河，我的母親幽幽的責備我說：

『你在外國住了這樣長久，究竟在那裏學些什麼？你看我們東鄰的李志雄，他比你小五歲，他又不上外國去，只在杭州中學校裏住了兩年，就曉得許多現在有名的人的什麼主義，時常來對我們講的，今年夏天，他不是因能講那些主義緣故，被人家請去了麼？昨天他的父親還對我講，說他一個月要賺五十多塊錢哩。』

我聽了這一段話，也覺得心裏難過得很，因為我只能向乾枯的母親要錢去化，那些有光彩的事情，却一點也做不出來，譬如一種主義的主張，和新聞雜誌上的言論之類我從來還沒有做過，所以我的同鄉，沒有一個人知道我。我的同學沒有一個人記着我。如今非常信用我的母親，也疑惑我起來了，我眼看着了暗淡的天色，儘在那裏想我再赴日本的日期和路徑，母親好像疑我在傷心了，便又非常柔和的說：

『阿達！你要吃蛋糕麼？我今天託店裏做了半籠，還沒對說呢！』

我那時候實在是什麼也吃不下，但是我若拒絕了，母親必要哀憐我，並且要痛責她自己埋怨我太厲害了，所以我就對他說：『我要吃的。』

牠去拿蛋糕的時候，我還呆呆在看那秋空。我看見一個星飛了。

(二)

第二年的秋天，我又回到北京長兄家裏去住三個月，那時候，我有一個同

鄉在大學念書。有一次我在尙志公寓的同鄉那裏遇着了二位我同鄉的同學，他們問了我的姓名，就各人送了我一個名片。一位姓陳的是一個十八九歲的美少年，他的名片的姓名上刻着基而特社會主義者。消費合作團副團長，大學雄辯會幹事，經濟科學生的四行小字。一位姓胡的是江西人，大約有三十歲內外的光景，面色黝色，身體粗大得很，他的名片上祇刻有人道主義者，大學文科學生的兩個銜頭。

他們開口就問我說：

「足下是什麼主義？」

我因爲見他們好像是很有主張的樣子，所以不敢回答，只笑了一笑說：

「我還在念書，沒有研究過各種主義的得失，所以現在不能說是贊成那一種主義反對那一種主義的。」

江西的胡君說認真的對我說：

『那怎麼使得呢！你應該知道現在中國沒有什麼主義便最可羞的事，我們情的同學，差不多都是有主義的，你若不以我爲僭越，我就替你介紹一個主義罷。現在有一種世界主義出來了。這一種主義到中國未久，你若奉了他，將來必有好處。』

那美少年的陳君却笑着責備姓胡的說：

『主義要自家選擇的，大凡我們選一種主義的時候，總要把我們的環境和將來的利益，仔細研究一下纔行，考察不週到的時候，有時你以爲這種主義一定會流行的，纔去用他，後來局面一變，你反不得吃那主義的虧，所以到了那時候，那主義若是你自家選的呢，就同啞子吃黃連一樣，自打自的嘴吧罷了，若是人家勸你選的呢，那你就不得不大抱怨於那勸你選的人，所以代人選擇主義是很危險的。』

我聽了陳君的話，心裏感佩得很，以爲像那樣年輕的人，竟能講出這樣老成

的話來，我呆了一會，心裏又覺得喜歡，又覺得悲哀喜歡的就是目下中國也有這樣學問有見識的青年了。一邊我想到自家的身上，就不得不感着一種絕大的悲哀：

「我在外國的圖書館裏同坐牢似的坐了六七年，到如今究竟有一點什麼學問？」

我正呆呆的坐在那裏看陳君的又紅又白的面龐，門口忽又進來了一位駝背的青年，他的面色青得同菜葉一樣，又瘦又矮的他的身材，使人看不出他的年齡來。青黃的臉上架着一雙鐵邊的近視眼鏡，這大約是他的一種怪習慣，看人的時候，每不正視，不是斜了眼睛看時，便把他的眼光跳出在那又細又黑的眼鏡圈外來偷看。我被他那麼看了一眼，胸中覺得一跳，因為他那眼鏡圈外的眼光好像在說：

「你這位青年是沒有主義的麼？那真可憐呀！」

我的同鄉替我們介紹之後，他又對我斜視了一眼，纔從他那青灰布的長衫裏

摸了一張名片出來，我接過來一看，上邊寫着人生藝術主唱者江濤，江蘇華亭人的幾個字，我見了江蘇兩字，就感覺着一種親熟的鄉情，便問他說：

『江先生也是在大學文科裏念書的麼？』

他又斜視了我一眼，放他的那同貓叫似的喉音說：

『是的是的，我們中國的新文學太不行了，我今天晨報上的一篇論文你看了麼？現在我們非要講爲人生的藝術不可。非要和勞動者貧民表同情不可。他們西洋人在提倡第四階級的文學，我們若不提倡第五第六階級的文學，怎麼能趕得他們上呢？況且現在中國的青年都在要求有血有淚的文學，我們若不提倡人生的藝術，怕一般青年就要罵我們了。』

江君講到這裏，胡君光着兩眼，帶了怒，放大了他那洪鍾似的聲音叱着說：

『江濤你那人生藝術，本來是隸屬於我的人道主義的。爲人生的藝術是人道主義流露在藝術方面的一端。你講話的時候絕不提你的主義父祖，專在那些

小問題上立論，我是非常反對的，並且你那名片上也不應該祇刻人生藝術那幾個字，因為人生藝術，還沒有成一種主義，你知道麼？你在名片上無謂如何，非要刻人道主義者不可，你立刻去改正了罷！」

胡君江君爭論了兩個鐘頭，還沒有解決，我看看太陽已經下山了，再遲留一忽，怕在路上要中了秋寒，所以就一個人走了。我走到門口的時候，聽見屋裏爭執的聲音更高了起來，本來是膽很小的並且非常愛和平的我，一邊在灰土深很的日暮的街上走回家去，一邊心裏祝禱着說：

『可敬可愛的諸位主義的鬥將呀，願你們能保持和平，尊重人格，不至相打起來』。

(III)

我回到哥哥家裏，看見哥哥正在上房廳上與姪兒虎子和姪女定子玩耍。一把洋燈的柔和的光線，正與這中產家庭的空氣相合，溶溶密密的照在哥哥和姪兒姪

女的歡笑的面上。我因怕把他們歡樂的小世界打破，便走近坐在燈下按風琴的嫂嫂身邊去。嫂嫂見了我停住了手就問我說：

『你下半年上什麼地方去了？』

『上尙志公寓去了一回。』

『你們何以談了這麼久？』

『因爲有兩個□□學生在爭論主義的範圍，所以我一時就走不脫身了。』

嫂嫂叫廚子擺上飯來的時候，我還是呆呆的在那裏想：

『我何以會笨到這步田地，讀了十多年的死書，我却一個徹底的主義都還沒
有尋着。罷了罷了，像我這樣的人，大約總不合於中國的社會的。』

這一年九月裏，我因爲在荒廢的圓明園裏看了一宵月亮，露宿了一晚，便冒
了寒害了一場大病。我病愈了，將返日本的時候，看見晨報上有一段記事說：

『今秋放洋的官費留學生中，當以□□大學學生胡君陳君爲最優良。胡君提

倡人道主義，他事業的言論，早爲我們所欽佩，這一次中了T校長的選，將他保存官費留學美國，將來成就，定是不少的。陳君年少志高，研究經濟素有心得，將來學成歸國，想定能爲我們經濟上會施一番改革。」

這是三年前的事情，到了三年後的今日，我也不更聽見胡陳二君究在何處，推想起來，他們兩位大約總在美國研究最新好的主義。

人近了中年，年輕時候的夢想不得不一層一層的被現實的世界所打破，我的異鄉飄泊的生涯，也於今年七月間結束了。我一個人手裏捧了一張外國大學的文憑，回到上海的時候，第一次歡迎我的就是趕上輪船三等艙裏來的旅館的接客者。一一謝絕之後，拿了一個破皮包，走到了稅關外的白熱的馬路上的時候，一羣又髒又醜的人力車夫，又向我放了一陣歡迎的噪聲。我穿了一套香港布的舊洋服，手裏拿一個皮包，爲太陽光線一照，已經覺得頭有些昏了，又被那些第四階級的同胞拖來拖去的拉了一陣，我的腦貧血症，忽而發作起來。我只覺得眼睛面前

飛來了兩堆山也似的黑影，向我的頭上拚死的壓了一下，以後的事情，我就不曉得了。

我在睡夢中，幽幽的聽見了一羣噪聒的人從我的身邊過去了。我忽而想起了年少時候的情節來。當時我睡在母親懷裏，到了半夜，母親叫我醒來。把一塊米粉糕塞我的口裏，我閉着眼睛。把那塊羔嚼了幾口，聽得母親糊糊塗塗的講了幾句話，就又睡着了。

我睜開眼睛來一看，覺得身上的衣服濕得很，向四邊一望，我纔曉得，仍睡稅關外的馬路邊上，路上不見人影，太陽也將下山去了。黃浦江的彼岸的船上，還留着一道殘陽的影子，映出許多景緻來。我看看身邊上，那個破皮包還在那裏。呆呆的在地上坐了一會我纔把綻久住的日本回到故國來的事情，和午後二點鐘飢餓得死去活來，方纔從三等艙上了岸。在稅關外受了那些人力車夫的競爭的事情，想了出來。

我那時候因爲飢餓和衰弱的緣故竟暈倒了，我站了起來，向四邊看了一回，終不見人影，我正在沒法的時候，忽聽見背後有脚步跑響。回轉頭來一看，那三菱公司碼頭房那邊，却閃出了一乘人力車來。車上坐着一個洋服的日本人，他在碼頭房的後門口下車了。

我坐了這乘車，到四馬路的一家小旅館裏住下，把我的破皮包打開來看的時候，就覺我的血管都冰結住了，我打算在上海使用的一包紙幣，空剩了一個紙包，不知被誰拿去了。我把那破皮包倒底的尋了一遍，終尋不出一張紙幣來。吃一晚飯，我就慢慢的走上十六舖的一位同鄉的商人那裏去，在燈火下走了半天，纔走到了他的家裏，說了幾句話之後，我問他借錢的時候，他把眉頭一繃，默默的看我了一眼。那時候要是地底下有一個洞，怕我已經鑽下去了。他把頭灣了一灣，想了一想，就在袋裏拿了兩塊大洋出來說：

『現在市面也不好，我們做生意的人苦得很哩！』

要在平時我必把那兩塊錢丟上他的臉去，問他個侮辱我的罪，但是連坐電車的錢也沒有的我就不得不恭恭敬敬的收了過來。

(四)

我想回到家裏去，但是因為沒有路費，所以就不得不在上海住下了。有一天晚上九點鐘的時候，我賣了一件冬天的舊外套，得了六角小洋，在一家賣稀飯的店裏吃得個飽滿，慢慢的一一因為這幾天來，我衰弱得不堪，走不快了，一一走出來的時候，在三馬路的拐角上忽然遇着了那位口口大學的同鄉。他叫我一聲，我倒嚇得一跳，因為我那香港布的洋服已經破得不堪了，老在怕人疑我人作扒手。我回轉頭來一看，認得是他，雖則一時漲紅了臉，覺得羞恥得很，但心裏却也喜歡得很。他說：

『啊，兩年不見，你老得多了。你害病麼？現在住什麼地方？』

我聽了他這兩句話，耳根又漲紅了，因為我這幾天住所是不定的。我那破皮

包，裏邊也沒有什麼衣服了，我把他寄在靜安寺路的個廟裏佛櫃下。白天我每到外白渡橋的公園裏去看那些西洋的小孩兒玩耍，到了晚上，在四馬路大馬路的最熱鬧的地方走來走去的走一回，就擇了清靜簡便的地方睡一忽。半夜醒來的時候，若不能再睡，我就再起來閑走一回，走得倦了，就隨便更選一個地方睡下。像這樣無定所的我，遇着了那位富有的同鄉，被他那麼一問，教我如何答覆呢？我含含糊糊的講了幾句話，問他在什麼地方。他說：

『我現在住一品香，打算一禮拜後就上杭州去的。』

我和他一路走來，已經看得出跑馬廳的空地了。他邀我上他的旅館裏去，我因為我的洋服太髒，到燈火輝煌的一品香去，怕要損失我同鄉的名譽，所以只說：

『天氣熱得很，我們還是在外面走走好。』

我幾次想開口問他借錢，但是因為受了高等教育的束縛，終覺得講不出來。

到後來我就鼓着勇氣問他說：

「你下半年怎麼樣？」

「我已經在杭州就一個二百塊錢的差使，下半年大約仍在杭州的。你呢！」

「我啊，我、我是若得不堪！非但下半年沒有去的地方，就是目下吃飯的錢都沒有。」

「你曉得江濤麼？」

「我不曉得。」

「他是我的同學。現在在上海鬧得綽綽有餘。他提倡的人生藝術現在大流行。你若沒有事情，我就替你介紹，去找找他看罷！」

他給了我一張名片，對我講了一個地名，教我於第二天的午後六七點鐘以前去見江濤。

第二天我一早起來，就跑上我同鄉介紹給我的那地方去。找來找去找了半

天。我纔那把所居屋找着了。我細細的向左右看了一眼，把附近的地理牢記了一回，便又跑上北四川路外的郊外去閑走去。無頭無緒的跑了五六個鐘頭，在一家鄉下的館子吃了六七個肉湯圓我就慢慢的走回到江某的住宅所在的那方面來，灼熱的太陽，一刻也不假借，把他的同火也似的光線洒到我的身上來，我的洋服已經有一滴一滴的汗水滴下來了。慢慢的走上了江家的住宅，却好是四點半鐘的光景，我敲門進去一看，一個十八九歲的丫頭命我在廳上坐着等候。等了半點多鐘我今天一天的疲倦忽而把我征服了，我就在一張長椅上昏昏的睡着。不知睡了多久，我覺得有人在那裏推我醒來。我睜開眼睛一看，只見一個臉色青黃，又瘦又矮的駝背青年立在我的面前。他那一種在眼鏡圈外視人的習慣，忽而使我想起舊時的記憶來。我便恭恭敬敬的站起來問說：

『是江先生麼？我們好像曾經見過面的。』

『我是江濤你也許是已經見過我的因為我上下各處去講演，或者那在演講

的時候見過我也未可知。」

他那同貓叫似的喉音，愈使我想到三年前在我同鄉那裏遇着他的時候的景象上去。我含糊的恭維了一陣，便把來意告訴了。江濤又對我斜視了一眼說：

「現在滬上人多事少，非但你東洋留學生，找不到事情，就是西洋留學生閑着的也很多呢！況且就是我們同主義的人，是還有許多沒有位置。因為我也是一個人道主義者，所以對你們無產階級是在主義上不得不抱同情，但是照目下的狀態看來，是沒有法子的。你的那位同鄉，他境遇也還不錯。你何不去找他呢？」

我把目下困苦的情形訴說了一遍，他又散着了貓叫似的喉音說：

「你若沒有零用錢，倒也不難賺幾個用用。你能做小說麼？」

我急得沒有法子，也就誇了一個大口，回答說：

「小說我是會做的」

那麼你去做一篇小說來賣給我，就對了。你下筆的時候，總要抱一個救濟世人的心情纔好。」

「這事恐怕辦不到，因為我現在自家還不能救濟，如何能想到救濟世人上去。」

「事實是事實，主義是主義，你要賣小說，非要趨附着現代的思潮不可。最好你去描寫一個勞働者說他如何如何的受苦，如何如何被資本家虐待。文字裏要有血有淚，纔能感動人家。」

我連接答應了幾個是，就告了辭去來。在夕陽晚晚的街上，我慢慢的走了一會，胸中忽覺得一塊隱痛，只是吐不出來的樣子。走到滬甯火車站的邊上，我的眼淚就忍不住的滴下來了。昨天晚上當的那件外套的錢。祇有二角銀角子和六七個銅板了，我若去買了紙筆呢，今晚上就不得不餓着去做小說，若去吃了飯呢，我又沒有方法去買紙筆。想了半天，我就乘了電車，上一品香的那同鄉那裏去。因

爲我的衣服太襤褸了，怕被茶房喝退，所以我故意挺了胸膈，用了氣力，走上賬房那裏去問我同鄉住房號數，因爲中國人是崇拜外國文的，所以我就用了英文問那賬房。問明了號數，跑上去一看，我的同鄉正不在家。我又用了英文，叫那茶房開了門，就進去坐定了，桌子上看來看去看了一會，我終尋不出紙來，我便又命茶房，把筆墨紙取了過來，擺在我的面前。等茶房出去之後，我就一口氣寫成了三四千字的一篇小說。內容是敘着一個人力車夫，因爲他住的同豬圈似的一間房屋，又要加租了，他便與房東鬧了一場。警察來的時候，反而說他不是，要押他到西牢裏。他氣得沒法，便一個人跑上酒鋪子去喝得個昏醉。已經是半夜了。他醉倒在靜安寺路的馬路中間睡着了。一乘自動車從東面飛跑了過來，將他的一隻叉出的右足橫截成兩段。他醒轉來的時候，就在月亮底下，抱着了一隻鮮血淋漓的折斷了右足痛哭了一場。因爲在這小說裏又有血又有淚，并且是同情第四階級的文字，所以我就取了『血淚』兩字作了題目。我寫好之後，我的同鄉還沒有回

來，看看桌上的鐘，已經快九點了。我忽覺得肚子裏饑餓得很，就拿了那篇『血淚』一個人挺了胸脯，大踏步的走了出來。在四馬路的攤上買了幾個饅頭，我就一邊吃一邊走上電車停留處去。

到了江濤的地方，敲开了他的門，把原稿交给了他，我一定要他馬上爲我看一遍。他默默的在電燈底下讀了一遍，斜視了我一眼，便對我說：

『你這篇小說與主義還合，但是描寫得不很好，給你一塊錢罷。』我聽了這話，便喜歡得了不得，拿了一塊錢，謝了幾聲，我就出來了。在街上走了一會，我覺得我已經成了一個小說家的樣子。看看手裏捏着的一塊銀餅，我就心裏跳躍起來。走到滬甯火車站的前頭，我的脚便不知不覺的進了一家酒館。我從那家酒館出來，來的時候杭州開來的夜車已經到了。我只覺得我的周圍的大地高天，房屋車馬都有些在那裏旋轉的樣子，我慢慢的衝來衝去的走着，一邊却在心裏打算：

『今天晚上什麼地方去過夜呢？』

人天

——錄自晨報五週紀念增刊——

(一)

自己今年已經十七歲了，而母親還把自己當作小孩子看。自己在學校裏已經要念原本的西洋史了，而母親好像還在把自己當作一個初讀國語讀本的小學生看。他對於這事，胸中每抱着不平，但這些不平到如今却未嘗表現出來過。不過今天的不平太大了，他怎麼也想對他母親反抗一下。

像這樣不寒不熱却冬的午後，天上也沒有雲，又沒有風，太陽光照得格外溫暖的這午後，誰願意坐在家裏？雖則說傷寒疾剛好，身體衰弱，不能出外，但自己已經吃了一禮拜多的乾飯，下牀之後，也有十多天了。自己覺得已回復了原狀，可以到戶外去逛逛，而母親偏不准自己出去。

「若是不許出去，那麼你們又何以要出去呢？難道你們是人，我不是人

麼？」

他想起了午膳後母親剛要出去之先命令他的幾句話，心裏愈覺得氣憤：

「乖寶，你今天乖些，一個人住在家裏玩罷，娘要上市場去買一點東西，一忽兒回來的！」

他當時就想硬的吵着跟母親出去的。但是聽了他母親的幾句軟話，就也不能鬧脾氣了。並且母親臨去時對他的那一番愛撫，和貼上他頰上來的那一張柔膩的臉子，使他不得不含了微笑，送她上車。他站在門口，看見自家家裏的車影，在胡同的拐角上消失的時候，心裏忽而感得了一種寂寞，這種寂寞，一瞬間後，又變成了一種不平。母親的洋車，在拐角上折向南去之後，他忽而想哭叫着追趕上去，但是已經來不及了。不得已他只好悶悶的回到上屋裏來。

在屋裏坐了一忽，從玻璃窗裏看出去，看見了院子裏的陽光和清朗的天空，他的不平之念，又一時增長了起來。

『要反抗，要反抗！』

他心裏這樣的想着，兩腳就站了起來，在屋裏走來走去的走了幾遍。他覺得屋裏的器具。都是使他發惱的東西。尤其是坐在套間裏做針線的那兩個老媽子，是他的獄卒，是他的仇敵。他恨恨的走了幾圈，對套間裏看了幾眼，就從上屋裏走到院子外的門口去了。

(二)

走出了大門。看看胡同裏的行人，和路上的太陽光，他心裏雖感着了一種被解放的愉快，但同時又起了一種恐懼：

『我竟反抗了，今天不要遇着壞事纔好！』

他心裏這樣的疑惑了一下，又想遵了母親的命令跑回家去，但他腳還沒有走轉，背後却來了一乘人力車，一個中年的車夫，對他笑着說：

『坐車！拉你去！』

模模糊糊坐上了車，車夫問他住什麼地方去，

他一時計無所出，只說了一聲『城南游藝園。』車夫就放開脚步往南跑向前去了。

正是午後兩點多鐘，北京城內的住民上市的時候，洋車一走到四牌樓大街，他就看見了許多四向分跑的車輛行人。坐在車上的，也有中年的男子，也有少年的女人，他覺得這一條大街，今天對他特別有趣味。因為他有一個多月伏居在紙窗粉壁的屋裏，不上這大街上來了，所以路上來往的行人，和兩旁的店鋪招牌，在他眼裏都覺得新奇得很。非但如此。就是覆在他頭上的一灣青淡的晴空，和前面一直看到順治門為止的這條長街的遠景，也好像是夢裏的情形，也覺得非常熟悉，同時又覺得非常生疏的。

車過順治門的時候，他病前當感得的那種崇高雄大的印象，和人類忙碌的感想，又回復轉來了。本來是肥白的他的臉色。經了這一回久病。更白得愛人。六

約因爲陽光溫暖的緣故，他的嘴唇，今天比平時更紅豔得可憐。額上亂覆在那裏的一排黑長的頭髮，與炯炯的兩隻大眼的目光相映，使見他的人，每能感得一種英敏的印象。穿在瘦弱的身上的那件淡灰色的半舊雞皮縐灰鼠皮袍，和腳上的那雙黑緞子的雙夾樑鞋，完成了他的少年特有的那一種高尚的美。他坐躺在車上，一路被拉出城去，往北來的行人，無論男女幼老，沒有一個不定神看他幾眼的。

在游藝園門前下了車，向口袋被一摸，他摸不出小毛錢和銅子來，沒有方法，只好伸手到袍子裏面夾襖袋裏去取出那張十圓新鈔票來兌了，這張鈔票，係前天晚上母親向C銀行取來的新發行的票子。因爲新潔可愛，且背面的花紋很好玩，他當時向母親要了收藏在那裏的。在賣門票的地方買了一張票子，拿了找還的零錢，仍復回出來付了兩毛錢給車夫，他就慢慢的踏進游藝場去。往各處走了一遍，他的心裏，終覺得不大安泰，母親的那一副含愁的面貌，時時在他的目前隱現：

「還是回去了吧！母親已回到了家裏了。」

但是一陣的鑼鼓的聲響，却把他這自悔的柔情攪亂了。進了包廂坐定之後，他看見戲臺上空空洞洞，什麼也沒有，臺角上的鑼鼓，倒敲得非常起勁。停了一會，鑼鼓聲息了，一個穿紅衣禪的美人，反綁了手，跟着兩個兵士，走了出來。

「難道他們要殺他麼？可憐可憐！不知她犯的究竟是什麼罪？」

他看看她的淒豔的態度，聽聽她哀切的歌音，竟爲她抱了十二分的冤屈，心裏只在哀求赦免這將受死刑的少女。

(三)

他受了戲中情節的感動，不知不覺竟忘了心中違背母親的憂慮，看完了兩齣悲劇，最後一齣的頭上帶雉毛，背後拖狐尾的鬍子上臺的時候，他聽見背後忽而發了幾聲高叫。朝轉頭去向背後一望，他覺得後面一排婦女的眼睛，雙雙都掛在自己的面上。立時漲紅了臉，把頭朝轉來屏氣靜坐了幾分鐘，他聽見背後的一陣

狂叫又起來了。他的頭不知不覺的又想朝轉後面去看看這樣在狂叫的究竟是什麼人；但頭祇朝轉了一半，他便想起了剛纔那些娘兒們的眼睛。臉上起了一層更深的紅暈，正想中途把頭仍復朝回原處的時候，他舉目一看，又看見一排在坐他右手旁邊的娘兒們。她們也在定睛看他。他心裏忽而覺得怕羞起來了。把頭朝轉，在坐那裏動也不動的向戲臺注視了一會，他終覺得旁邊後面，女人的目光都注射在自己的臉上，心裏難受得很。同時他又想起了母親的愁容，更覺得不能安然坐在那種叫喚聲裏聽戲。偷眼把旁邊的一排女人看了一眼，他就俯了首，走上戲場的外面來。

初冬的短日，已經是垂暮的時候了。他從廊上走出到了前面院子裏，看看天空早變成了灰闇，庭前的草木橋堦，和散在院子裏的幾個游客，也是模糊隱約，好像隔着一層薄紗幃帳的樣子。深深的向天空呼了一口氣，在庭前走了幾轉，他忽而於水邊離他二三丈的前頭，發見了一個少女的背形。已經是不大看得清楚的

時候了，但她上邊穿的確是一件玫瑰紫顏色的大袖時式的衣裳。鬆開的短裙下闊闊地響着的却是一雙高底的皮靴。更有那種蓬鬆的頭髮，他雖說不出是什麼形狀，但只覺得飄渺多情，有使人不得不愛的地方，由她行動的姿勢看來，她上下四肢的分寸，竟可說是一個完全均稱的創造物。身材也不長不短，不肥不瘦，正與他不相上下。他舉起頭來看了一眼，只覺得這背形與他非常熟悉，彷彿是時常在一塊共起居的樣子。但在什麼地方常常看見的呢？他又想不起了。一邊默默的在想，一邊他儘跟了這背形走去。

她走盡了水溝沿，折向北的那扇大門口出去，他也跟了出去。走出了游藝園，在門口忽有一乘光亮的包月車跑近了她的身邊。她並不言語，上車坐定之後，那乘車就往北的跑了。他趕上門口的時候，那乘車離開他約有四五丈路。同喪失了理性的人一樣。他跑到門前的大道上，見了一乘兜攬買賣的車，便跳了上去。那車夫問他上什麼地方，他因為全身的注意力，集中在前面的那乘車上。所以沒

有聽見。車夫見他光着兩眼，儘在呆看前面的車，就以爲他與她是一起的，便拚命的追了上去。他幾次想和車夫說明。叫他拉回西城家裏去，但是則怕被前面車上的她聽見，倒覺得難以爲情；二則他將錯就錯的跟追上去，心裏也沒有什麼不快樂。所以就糊裏糊塗的由車夫去了。

(四)

正是白天與闇夜交界的時候，路上來往的車輛，擁擠得很。街上兩旁的店鋪，都已上燈了。他張大了兩眼，頭俯向前，集中了注意力，儘向他領上露出的頸項注視。她的細膩潔白的皮肉，也被他看出來了，他一見了那塊同米粉似的皮肉，和肉上簇生那裏的黑髮，心頭就亂跳了起來，呼息也急促起來，他覺得自家的雙頰，同伏在火爐上似的燒起來了。車出珠寶市北口，迎面吹來了一陣北風，他又聞着了一種醉人的溫熱香氣。他把背脊向車背一倒，覺得自己的肢體，都已溶解，也不能動彈的樣子。走到東交民巷口，後邊哺哺的來了一乘汽車。他的車往

左邊讓一步，汽車前頭的燈光，便射上了她右半的頭部身部。她只見他一絲絲的頭髮，都在那裏放光，她的頭上，竟同中國古畫裏的佛像一樣，烘出了一圈金光來。他一邊呼呼的掀張鼻孔，在追聞那種溫熱的香味，一邊却希望那汽車走慢一點，好讓他多看看，忽她的頸項和她的頭髮。

他那車夫，趕上了她的那乘車，就放鬆了脚步，不再飛奔了，但她心裏，只在怨恨車夫，不肯再趕上兩步，跑上前去使她得看看她的面貌。

她的車過了霞公府，穿過大街，灣來灣去，指東北的方向儘往冷靜的地方奔跑。空中愈走愈黑，路上愈走愈沒有人遇見了。他在黑闇裏看看前面他的車的輪廓，聽聽兩個車夫跑路的足音，又抬頭看看遠近空中，人家院子裏養在那裏的老樹黑影，心裏覺得有些害怕起來了。却好這時候他的車夫站住了脚。向前低叫了

一聲：

「站住！我們點上燈罷！」

在前面車上坐着的她，聽了這聲叫聲，她回頭頭來看了一眼。但那時候她的車已經前進了幾步，與他的距離隔遠了，所以她終究沒有看清她的面貌。不過在黑暗中隱約可以看得出來的是她那一張瘦削的臉兒和一雙黑晶晶的大眼。車裏點下了燈，想上前再走，但她的那乘車已折往北去看不見了。車夫問他說：

「前面的車怎麼不等一等啊？」

他聽了這話，一霎時的紅起臉來，只好吞吞吐吐的回答車夫說：

「我……我和她們本來不是一起的。……」

「不是一起的？那麼你要上那兒去啊？」

車夫却吃了一驚，就很不願意似的問他。

「我……我住在西城△△△△△，這兒是什麼地方？」

「那麼怎麼不早說啊？已經快到齊化門了哩！」

「你拉我回去罷，好多給你幾吊錢。」

秋河

——錄自創造週報——

(一)

「你要杏仁粥吃麼？」

一個二十三四歲的很時髦的女人背靠了窗口的桌子，遠遠的問她說。

「你來！你過來我對你講。」

他躺在銅牀上的薄綢被裏，含了微笑，朝面着她，一點兒精神也沒有的回答他說。牀上的珠羅圓頂帳，大約是因爲處地很高，沒有蚊子的緣故，高高搭起在那裏。光亮射人的這銅牀的銅梗，只反映着一條薄薄的淡青綢被，被的一頭，映著一個嫵媚的少年的縮小圖。把頭擱在潔白的西洋枕上，東面靠牆，在牀與窗口桌子之間，有一個衣廚，衣廚上的大鏡子裏，空空的照着一架擺在對面的紅木梳洗臺，檯旁有疊着的，幾隻皮箱。前面是一個大窗。窗口擺着一張桌子，窗外樓下

是花園，所以站在窗口的桌子前，一望能望見遠近許多紅白的屋頂和青葱的樹木。那少年睡在床上，向窗外望去，只見了半灣悠悠的碧落，和一種眼雖看不見而感覺得出來的晴爽的秋氣。她站在窗口的桌子前頭，以這晴空作了背景，她的蓬鬆未束的亂髮，鵝蛋形的笑臉，漆黑的瞳人，淡紅綢的背心，從左右肩垂下來的肥白的兩臂，和她臉上的晨起時大家都有的那一種嬌倦的形容，却使那睡在床上的少年，發見了許多到現在還未曾看出過的美點來。

他懶懶的躺在被裏，一邊含着微笑。一邊儘在點頭，招她過去。她對他笑了一笑先走到梳洗檯的水盆裏，洗了一洗手，就走到床邊上去衣廚的鏡裏照出了她的底下穿着的一條白紗短腳褲、腳灣膝以下的兩條柔嫩的脚肚，和一雙套進在繡花拖鞋裏的可愛的七八寸長的肉脚，同時并照出了自腰部以下至腳灣膝止的一段曲線很多的肉體的蠕動。

她走到了牀邊，就面朝着了少年，側身坐下去。少年從被裏伸出了一隻嫩白

清瘦的手來，把她的肩下的大臂捏住了。她見他儘在那裏對她微笑，所以又問他說：

『你有什麼話講？』

他點了一點頭，輕輕的說：

『你把頭伏下來！』

她依着他，就把耳朵送到他的臉上去，他從被裏又伸出一隻手來，把她的半裸的上體，打斜的抱住，接連的親了幾個嘴。她由他戲弄了一回，方纔把身子坐起，收了笑容。又問他說：

『當真的你不要什麼吃，一夜沒有睡覺，你肚裏不餓的麼？』

他只是微微的笑着，搖了一搖頭說：

『我什麼也不要吃，還早得很哩，你再來睡一忽罷！』

『已經快十點了，還說早哩！』

「你再來睡一忽罷！」

「吓？吓？」

這樣的罵了一聲，她就走上梳洗檯前去梳理頭髮去了。

少年在被裏看了一忽清淡的秋空，斷斷續續的念了幾句

「……七尺龍鬚新捲席，已涼天氣未寒時。……」

……水晶捲簾近秋河。……」

詩，又看了一忽她的背形，和又在頭上一雙白臂，糊糊塗塗的問答了幾聲：

「怎麼不叫娘姨來替你梳？」

「你這樣的睡在這裏，叫娘姨上來到好看呀！」

「怕什麼？」

「那裏有兒子扒上娘床上來睡的？被她們看見，不要羞死人麼？」

「怕什麼？」

他啊啊的開了口，打了一個呵欠，伸了一伸腰，又念了一句：

『水晶簾下看梳頭。』

就昏昏沈沈的睡着了。

(二)

上海法界霞飛路將盡頭處，有折向北的一條小巷，從這小巷口進去三五十步，在綠色的花草樹木中間，有一座清潔的三層樓的小洋房，躺在初秋晴快的午間空氣裏。這座洋房是省呂督軍在上海的住宅，

英明的呂督軍從馬弁出身，費盡了許多苦心，纔弄到了現有的地位。他大約是服了老子知足之戒，也不想再昇上去作總統，年年坐收了八九十萬的進款，儘在享受快樂。

他的太太，本來是他當總統時候的上官協統某的寡妹，那時候他新喪正室，有人爲他撮合，就結了婚。結婚沒有幾個月他便生了一個小孩，他也不曉得這

小孩究竟是誰生的，因為協統家裏出入的人很多，他不能指定說是何人之子。并且協統這一手提拔他起來的一個大恩人，他雖則對他的填亡正室心裏不很滿足，然以功名利祿爲人生第一義的呂標統，也沒有勇氣去追搜這些醜跡，所以就貓貓虎虎把那小孩認作了兒子，其實他因爲在山東當差的時候，染了惡症，雖則性慾本能尙在，生殖的能力，却早失掉了。

十幾年的戰亂，把中國的國脈和小百姓，糟得不成樣子，但呂標統的根據，却一天一天的鞏固起來，革命以後，他逐走幾個上官，就漸漸的昇到了現在的地位。在他絡繹收買強佔的女子，和許多他手下的屬僚的妻妾，由他任意戲弄的婦人中間，他所最愛的，是一個他到K省後第二年由K省女子師範裏用強迫手段娶來的一個愛妾。

當時還只十九歲的她，因爲那一天，督軍要到她校裏來參觀，她就做了全校的代表，把一幅綉畫的圍屏，捧呈督軍。呂督軍本來是一個粗暴的武夫，從來沒

有嘗過女學生的滋味，那一天見了她以後，就橫空的造了些風波出來，用了威迫的手段，半買半搶的終於把她收作了籠中的馴鳥，像這樣的事情在文明的目下的中國，本來也算不得什麼奇事。不過這一個女學生，却有些古風，她對呂督軍，始終總是冷淡得很。呂督軍對於女人，從來是言無不聽的人，只有她時時顯出反抗冷淡的態度來，因此反而愈加激起了他的鍾愛。

呂督軍在霞飛路盡處的那所住宅，也是爲她而買，預備她每年到上海來的時候給她使用的。

今年夏天呂督軍因爲軍務吃緊，怕有大變，所以着人把她送到上海來住，仰求外國人的保護，他自家天天在K省接發電報，勞心國事，中國的一般國民，對他感激得很。

他的公子，今年已經十九歲了，呂督軍於二年前派了兩位翻譯，陪他到美國去留學。他天天和那些美國的下流婦人來往，覺得有些厭倦起來了，所以今年暑

假之前，他就帶了二位翻譯，回到中國來。他一到上海，在碼頭上等他，和他同汽車，接他回到霞飛路的住宅裏來的，就是他的兩年前已經在那裏作癡想的那位女學生的他的名義上的娘。

(三)

他的名義上的母親，當他初赴美國的時候，還有些對呂督軍的敵意含着，所以對他亦沒有什麼特別的感情。并且當時他年紀還小，時常住在他的生母跟前，她與他的中間，更不得不生疏了。

那一天船到的前日，正是六月中旬很熱的一天，她在霞飛路住宅裏，接到了從船上發來的無線電報，說他於明日本下午到上海，她的心裏還平靜得很。第二天午後，她正閒空得無聊，吃完了午膳，在牀上躺一忽，覺得熱得厲害，就起來換了衣服，坐了汽車上碼頭去接他，一則可以收受些涼風，二則也可以表示些對他的好意，除此之外，她的心裏，實無絲毫邪念的。

她的汽車碼頭的時候，船已靠岸了，因為上下的脚夫旅客亂雜得很，所以她也不下車來。她教汽車夫從人叢中擠上船去問訊去，過了一會，汽車夫就領了兩個三十左右鼻下各有一簇短鬚的翻譯和一位瀟灑的青年紳士過來。那青年紳士走到汽車邊上，對她笑了一臉，就伸手出來捏她的手，她臉上紅了一紅，心裏突跳個不住，但是他的冰涼皙白的那隻手裏，傳過來的一道魔力。却使她恍恍惚惚的迷醉了一陣。回復了自覺意識，和那兩個中年人應酬了幾句，她就邀他進汽車來並坐了回家，行李等件，一齊交給了那兩個翻譯。

回家之後在樓下客廳裏坐了一回，她看看他那一副當在微笑的形容，和柔和的聲氣，忽而想起了兩年前的他來，心裏就感著了一種莫名其妙的親熱。

她自到了呂督軍那裏以後，被復仇的心思所激動，接觸過的男人也不少了。但她覺得這些男人，都不過是肉做的機械。壓在身上，雖覺得有些重力，坐在對面，雖時能講幾句無聊的套語，只是那一種熱烈動人的感情的電力，她却從來沒

有感到過。

現在她對了這一位洋服的清瘦的少年，不曉得如何，心裏只是不能平靜，好像有什麼物事，要從頭上吊下來的樣子。

他和他的同住在霞飛路的別宅，已經有一個多月了。有一天，吃過了晚飯，她和他坐了汽車，去乘了一回涼。在汽車裏，他捏着了她的火熱的手心，儘是幽幽的在訴說他在美國的生活狀態。她和他身體貼着在一塊，兩眼只是呆呆向著前頭。在暮色中沉淪下去的整潔修長的馬路，馬路兩旁黑影沈沈的列樹，和列樹中微有倦意的蟬聲凝視。她一邊像在半睡狀態裏似的聽着他的柔和的蜜語，一邊她好像赤了身體，在目下的庭園裏游步。

是初秋的晚上，庭園的草花，都在爭最後的光榮，開滿了紅綠的雜花。庭園的中間有一方池水，池水中間站着一個大理石刻的人魚，從她的臍裏在那裏瀆出清涼的泉水來。月光洒滿了這園庭，遠處的樹林，頂上載着色的光華，林裏烘出

濃厚的黑影，寂靜嚴肅的厭在那裏。瀆水池的瀆水，池裏的微波，都反射着皎潔的月色，在那裏蕩漾，她脚下的綠茵和近旁的花草，也被了月光柔軟無聲的在受她的踐踏。她只聽見很幽的瀆水聲音，而這淙淙的有韻律的聲音又似出於一個跪在她脚旁，兩手捧着她的裸了的腰腿的十八九歲的美少年之口。

她聽了他的訴說，嘴唇顫動了一下，朝轉頭來對緊坐在她邊上的他看了一眼，不知不覺就滾了兩顆眼淚下來，他在黑暗的車裏。看不出她的感情的流露，還是幽幽的在說，她就把手拍了一拍，俯向前去命汽車夫說；

『打回頭去，我們回去罷！』

(四)

回到霞飛路的住宅，在二層樓的露台上坐定之後，她的興奮，還是按納不下時間已經晚了，外邊只是沈沈的黑影。明藍的天空裏，淡映着幾個搖動的明星。一陣微風，吹了些樓下園裏的草花香昧，和隔壁西洋人家的比牙琴的斷響過

來。他只是默默的坐在一張小椅上吸煙，有時看天空，有時也在偷看她，她也只默默的坐在籐椅上在那裏凝視灰黑的空處。停了一會，他把吃剩的香煙丟往了樓下，走上她的身邊，對她笑了一笑，指着天空的一條淡淡的星光說：

「那是什麼？」

「那是天河！」

「七月七怕將到了罷？」

她也含了微笑，站了起來。對他深深的看了一眼，她就走進屋裏去，一邊很柔和的說：

「冰菓已經涼透了，還不來吃！」

他就接緊的跟了他進去。她走到綠紗罩的電燈下的時候，站住了腳，回頭來想看他一眼，說一句話的，接緊跟在她後面的他，突然因她站住了，就衝上了前，撲在她的身上。她的回轉來的側面也正衝在他的嘴上，他就伸出了左右兩手。把她

緊緊的抱住了，她閉了眼睛，把身體緊靠着他，嘴上只感着了一道熱味。她的身體正回入了溶花爐似的。把前後的知覺消失了的時侯，他就鬆了一鬆手，拍的一響，把電燈滅黑了。

清 晨

——錄自辛夷集——

有一天早晨，他侵早的起來。把朝東的窗門開了之後，他看見前面的地平線上有幾縷紅雲，在那裏浮蕩。東天半角，反滿出一種銀紅的灰色。因為昨天下了一天微雨，所以他看了這清新的旭日，比平日更添了幾分歡喜。他走到山的斜面上，從那古井裏汲了水，洗了手面之後，覺得滿身的氣力，一霎時回復轉來的樣子。他便跑上樓去，拿了一本黃仲則的詩集下來，一邊高聲朗讀，一邊儘在那梅林的曲徑裏，跑來跑去的跑圈子。不多一會，太陽起來了。

從他住的山頂向南方看去，眼下看得出一大平原。平原裏的稻田，都尚未收

割起。金黃的穀色，以紺碧的天空作了背景，反映著一天太陽的晨光，那風景正同看密來Millet的田園清畫一般。他覺得自家好像已經變了幾十年前的原始基督教徒的樣子，對了這自然的默示，他不覺笑起自家的氣量狹小起來。

懺悔

——錄自辛夷集——

外面冷得非常，這一天大約是舊歷的初八九的樣子。半輪寒月，高掛在天空的左半邊。淡清的圓形天蓋裏，也有幾點疏星，散在那裏。

他在海邊上走了一回，看看遠岸的漁燈，同鬼火似的在那裏招引他。細浪中間，映着了銀色的月光，好像是山鬼的眼波，在那裏開閉的樣子。不知是什麼道理，他忽想跳入海裏去死了。

他摸摸身邊看，連乘電車的錢也沒有了。想想白天的事情看，他又不得不痛罵自己。



『我怎麼會走上那樣的地方（青樓）去的，我已經變了一個最下等的人了。悔也無及，悔也無及，我就在這裏死了罷。我所求的愛情，大約是求不到了。沒有愛情的生涯，豈不同死灰一樣麼？唉，這乾燥的生涯，這乾燥的生涯。世上的人又都在那裏仇視我，欺侮我，連我自家的親弟兄，自家的手足，都在那裏擠我出去到這世界外去。我將何以爲生，我又何必生存在這多苦的世界裏呢！』

想到這裏，他的眼淚就連連續續的滴下來。他那灰白的面色，竟同死人沒有分別了。他也不舉起手來揩揩眼淚，月光射到他的面上，兩條淚線，倒變了葉上的朝露一樣放起光來。他回轉頭來，看看他自家的，那又瘦又長的影子，不覺心痛起來。

『可憐你這清影，跟了我二十一年，如今這大海就是你的葬身地了。我的身子，雖然被人家欺辱，我可不該累你也瘦弱到這地位的。影子呀影子，你饒了我罷！』

他向西面一看，那燈臺的光，一霎變了紅一霎變了綠的，在那裏盡他的本職。那綠的光射到海面上的時候，海面就現出條一淡青的路來。再向西天一看，他只見西方青蒼蒼的天底下，有一顆明星，在那裏搖動。

『那一顆搖搖不定的明星底下，就是我的故國。也就是我的生地。我在那一顆星的底下，也曾送過十八個秋冬。我的鄉土呀，我如今再不能見你的面了。』

北國的微音

——錄自過去集——

北國的寒宵，實在是沈悶得很，尤其是像我這樣的不眠症者，更得春夜之長。似水的流年，過去真快。自從海船上別後，匆匆又換了年頭。以歲月計算，雖則不過隔了五個足月，然而回想起來，我同你們在上海的歷史，好像是隔世的生涯，去今已有幾百年的樣子。河畔冰開，江南草長，蟲及鳥獸各有陽春發動之心，

而自稱爲動物中之靈長，自信爲人類中的有思想者的我，依舊時奄奄待斃，沒有方法消度今天，更沒有雄心歡送來日，幾日頭前，有一位日本的新聞記者，來訪我的貧居。他問我『爲什麼要消沈到這個地步？』我問他『你何以不消沈，要從東城跑許多路特來訪我？』他說『是爲了職務。』我又問他『你的職務是對誰的？』他說『我的職務，是對國家，對社會的』。我說『那麼你應該知道我的消沈也是對國家，對社會的。現在世上國家是什麼？社會是什麼？尤其是我們中國』？他的來訪的目的，本來是爲問我對於日本對華文化事業的意見如何。中國將來的教育方針如何的，——他之所以來訪者，一則因爲我在某校裏教書，二則因爲我在日本住過十多年，或者對於某種事項，略有心得的緣故——後來聽了我這一段詭辨，他也把職務丟開，談了許多無關緊要的閑話走了。他走之後，我一個人啣了紙烟想想，覺得人類社會，畢竟是庸人自擾。什麼國富兵強，什麼和平共樂，都是一班野獸，於飽食之餘，在駿夢裏織出來的迴文錦字。像我這樣的生性，在我這樣

的境遇下的閑人，更有什麼可想，什麼可做呢？寫到這樣我又想起T君批平我的話來了，他說：「某書的作者，嘲世罵俗，却落得一個牢騷派的美名。」實在我想T君的話，一點兒也不錯。人若把我們的那些淺薄無聊的『徒然草』合在一處，加上一個牢騷派的名目，思欲抹殺而厭鄙之，倒反便宜了我們。因為我們的那些東西，本來是同身上的積垢，口中的吐氣一樣，不期然而然的發生表現出來的，那裏配稱作牢騷，更那裏配稱作派呢？我讀到『岐路』，沫若，覺得你對於自家的藝術的虛視——這虛視兩字，我也不知道妥當不妥當！或者用懷疑兩字！比較的切吧——也和我一樣，不錯不錯，我這封信，是從友人宴會席上回來，讀了『岐路』之後，拿起筆的寫的。我寫這一封信的動機，原是想和你們談談我對於『岐路』的感想的呀！

沫若！我覺得人生一切都是虛幻，真真實實的，只有你說的『淒切的孤單』，倒是我們人類從生到死味覺得到的唯一的一道實味，就是京滬報章上，爲了金錢

或者想建築自家的名譽的緣故，在那裏含了敵意，做文章攻擊你的人，我仔細替他們一想，覺得他們也在感着這淒切的孤獨。唯其感到孤獨，所以他們只好做些文章來賣一點金錢，或者竟犧牲了你來博一點小小的名譽。畢竟他們還是人，還是我們的同類，這『孤單』的感覺，終究逃不了的，所以他們的文章裏最含惡意，攻擊你最甚的處所，便是他們的孤獨表現最切的地方。名利的爭奪，欲犧牲他人而建立自己的惡心，——簡單點說，就說生存競爭吧，——依我看來，都是由這『孤單』的感覺催發出來的。人生的實際，既不外乎這『孤單』的感覺，那麼表現人生的藝術，當然也不外乎此，因此我近來對於藝術的意見和評價，都和從前不同了。我覺得藝術並沒有十分可以推察的地方，她和人生的一切，也沒有什麼特異有區別的地方。努力於藝術，獻身於藝術，也不須有特別表現。牢牢捉住了這『孤單』的感覺細細地玩味，由他寫成詩歌小說也好，製成音樂美術品也好，或者不寫在紙上，不畫在布上壁上，不彫在石上，不奏在樂器上，不奏在樂器上，

什麼也不表現出來，只教他能夠細細的玩味這『孤單』的感覺，便是絕好的『創造』。

仿吾！這一般無聊的廢話，你看對不對？我在寫這封信之先，剛從一位朋友的招宴會回來，席上遇見了許多在日本和你同科的自然科學家，他們都已經成了富者，現在是資本家了。我夾在這些衣狐裘者的老同學中間，當然覺得十分的孤獨，然而看看他們挾了衣篋。奔走不甯的行動，好像他們也有些在覺得人生的孤寂的樣子。我前邊不說過了麼？唯其感到孤寂，所以要席不遑暖的去追求名利。然而究竟我不是他們，所以我這主觀的推測，也許是錯了的。

我現在因為有這一種感想，所以什麼東西也寫不下來，什麼東西也不願意拿來看讀。有時候要想玩味這『淒切孤單，』在日斜的午後，老跑出城外去獨步。這樣城外多是黃沙的田野，有幾處也有清溪斷壁，絕似日本郊外未開闢之先的代木新宿等處。不過這裏一堆一堆的黃土小塚，和有錢人家的白楊松樹墳塋很多

，感視少微與日本不同一點。今晚在宴會的席上，在許多鴻儒談笑的中間，我胸中的感覺，同在這樣的白楊衰草的墳地裏漫步時一樣。不過有一點我覺得比從前進步了。從前我和境遇比我美滿的朋友——實際上除你們幾個人之外，那一個境遇比我不美滿？——相處老要起一種感傷，有時竟會滴下淚來。現在非但眼淚不會滴下來，並且也能如他們一樣的舉起箸來取菜，提起杯來喝酒，不過從前的那一種喜歡談話的衝動，現在沒有了，他們入座，我也入座，他們吃菜，我也吃菜。勸我喝酒，我就喝，乾杯就乾杯。席散了我就回來。雇車雇不着，就慢慢的在黃昏的街道上走。同席者的汽車馬車，從我身邊過去的時候，他們從車中和我點頭，我也回點點頭；他們不點頭，我也讓他們的车子過去，橫豎是在後頭跟走幾步，他們的车子就可以老遠的上我前頭去的，所以為避入叉路去的必要，還有一點和從前不同的地方，就是我默默的坐在那裏，他們來要求我猜拳的時候，我總笑笑，搖搖頭，舉起杯來喝一杯酒，教他們去要求坐在我下面的下一個人猜。近

來喝酒也不大醉，醉了也不過默默的走回家來坐坐，吸吸煙，取點茶喝喝。

今晚的宴會，散得很早，我回家來吸吸煙喝喝茶，覺得還睡不着，所以又拿出了週報的『岐路』來看。沫若！大衛生的詩，實在是做得不壞，不過我的幾行詩，我也歡喜念。你的小孩的那個兩腳沒有的洋囡，我說還是包包好，寄到日本去吧！回頭他們去買一個新的時候，怕又要破費幾角錢哩。

昨天一個朋友來說他讀到『岐路』，真的眼淚出了。我勸他小心些，這句話不要說出來教人家聽見，怖恐有人要說他的眼淚不值錢。他說近來他也感染了一種感傷痛不曉怎麼的感情好像回到小孩子時代去了。說到這裏，他忽而眼圈又紅了起來，來叫了我一聲說：『達夫！我……我可惜沒有錢……』我也對他呆看了半晌，後來他一句話也不說，立起身來就走，我也默默的送他出門去了。這樣的朋友，上我這裏來的很多，他們近來知道了我的脾氣，來時候，藝術也不談了，我的幾篇無聊的作品和週報李刊的事情也不提起了。有幾次我們真有主客兩人相對，默

默而過半點鐘的時候，像這樣的 Paris 的中間，我覺得我的精神上最感得滿足，因為有客人在前頭，我一時可以不被那一種獨坐時常想出來的無聊的空虛思想所侵蝕。而一邊這來客又不在言語，我的聽取對話和預備回答的那些麻煩注意可以省去，不過，沫若！我說你那篇『歧路』寫得很可惜，你若不寫出來，你至少可以在那一片濃厚的孤獨感裏浸潤好幾天。現在寫出了之後，我怕你的那一種『淒切的孤單』之感，要減少了吧？

仿吾！我說你還是保守著獨身主義，不要想結婚的好！恐怕你若結了婚，一時要失掉你的這孤獨之感，而這孤獨之感，依我說來，便是藝術的酵素。或者竟可以說是藝術本身，所以你若結了婚，怕一時要與藝術遠離，講到這裏，我怕你要反問我『那麼你們呢？你和沫若呢？』是的，吾和沫若是一時與藝術遠離過的，不過現在我們已經恢復了原來的孤獨罷了，……………

曖曖！不知不覺，已經寫到了午前三點鐘了。

妨吾！沫若！要想寫的話，是寫不完的，我遲早還是弄幾個車錢到上海來一次吧！大約我在北京打算只住到六月，暑假以後，我怎麼也要設法回浙江去實行我的鄉居的宿願。若在最近的時期中弄不到車錢，不能到上海來，那麼我們等六月裏再見，！

郊外

——錄自辛夷集——

晴天一碧，萬里無雲，終古常新的皎日，依舊在她的軌道上，一程一程的在那裏行走。從南方吹來的微風，同醒酒的瓊漿一般，帶着一種香氣，一陣陣的拂上面來，在黃蒼未熟的稻田中間，在彎曲同白線似的鄉間的官道上面，他一個人手裏捧了一本六寸長的 W. O. S. Worth 的詩集，儘在那裏緩緩的獨步。在這大平原內，四面並無人影：不知從何處飛來的一聲兩聲的遠吠聲，悠悠揚揚的傳到他的耳膜上來。他眼睛離開了書，同做夢似的向有犬吠聲的地方看去，但看見了一叢

雜樹，幾處人家，同魚鱗似的屋瓦上，有一層薄薄的屨氣樓，同輕紗似的，在那裏飄蕩。

Oh, you serene gossamerly in quaintful gossamer!

這樣的叫了一聲，他的眼睛裏就湧出了兩行清淚來，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緣故。呆呆的看了好久，他忽然覺得背上有一陣紫色的氣息吹來，息索的一響，道傍的一枝小草，竟把他的夢境打破了。他回轉頭來一看，那枝小草還是顛搖不已，一陣帶著紫羅蘭氣息的和風，溫微微的哼到他那蒼白的臉上來。在這清和的早秋的世界裏，在這澄清透明的以太 Ethereal 中，他的身體覺得同陶醉似的酥軟起來。他好像是睡在慈母懷裏的樣子。他好像是夢到了桃花源裏的樣子。他好像是在南歐的海岸，躺在情人膝上，在那裏貪午睡的樣子。

他看看四邊，覺得周圍的草木，都在那裏對他微笑。看看蒼空，覺得悠久無窮的大自然，微微的在那裏點頭。一動也不動的向天看了一會，他覺得天空中，

有一羣小天使，背上插着了翅膀，肩上掛着弓箭，在那裏跳舞。他覺得樂極了。便不知不覺的開了口、自言自語的說：

『這裏就是你的避難所。世間的一般庸人都在那裏妒忌你，輕笑你，愚弄你；只有這大自然，這終古常新的蒼空皎日，這晚夏的微風，這初秋的清氣，還是你的朋友，還是你的慈母，還是你的情人，你也不必再到世上去與那些輕薄的男女共處去，他就在這大自然的懷裏，這純樸的鄉間終老了罷。』

月下

錄自辛夷集

三面都是高低的山嶺，一面寬廣的空中，好像有江水的氣味蒸發過來的樣子。立在山中的平原裏，向這空空蕩蕩的方面一望，我們便能生出一種靈異的感覺出來，知道天空的底下，就是江水了。在山坡的煞尾的地方，在平原的起頭的區中，有幾點人家，沿了一條曲線似的清溪，散在疏林蔓草的中間。有一天多情

多夢的夏天的深更，因為天氣熱得很，他同他新婚的夫人，睡了一會，又從床上走了起來，到朝溪的窗口去納涼去，燈火已經吹滅了，月光從窗裏射了進來。在籐椅上坐下之後，他看見月光射在他夫人的臉上，定睛一看，他覺得她的臉色，同大理白石的彫刻沒有半點分別。看了一會，他心裏害怕起來，就不知不覺的伸出了右手，摸上她的面上去，

「怎麼你的面上會這樣涼的？」

「輕些兒罷，快三更了，人家已經睡着在那裏，別驚醒了他們。」

「我問你，唉，怎麼你的面上會一點兒血氣都沒有呢？」

「所以我總是要早死的呀！」

聽了她這一句話，他覺得眼睛裏一霎時的熱了起來。不知是什麼緣故，他就忽然伸了兩手，把牠緊緊抱住了。他的嘴唇貼上她的面上的時候，他覺得她的眼睛裏，也有兩條同山泉似的眼淚流下來。他們兩人肉貼肉的泣了許久，他覺得胸

中漸漸兒的昏淡起來，望望窗外看，遠近都洒滿了皎潔的月光。擡頭看看天，蒼蒼的天空裏，有一條顆薄的雲影，浮在那裏。

『你看那天河……』

『大約河邊的那顆小小的星兒，就是我的星宿了。』

『什麼星呀？』

『織女星。』

說到這裏，他們就停着不說下去了。兩人默默地坐了一會，他又眼看着那一顆小小的星，低聲的對她說。

『我明年未必能回來，恐怕你要比那織女星更苦咧。』

民智書店最新出版新書

白話註解李白詩選

余研因編

定價四角實售大洋一角

李白的詩，好像「天馬行空」，全不受一切的拘束；是一般人所公認有價值的作品。余君研因爲便利讀者；將他的全集中選出詩四十餘首，分做古詩律詩絕句三篇。每首用白話說明題意；困難的字加以註釋；逐句並用白話分解；就是粗識文字的人，也可以一目了然。

白話註解杜甫詩選

余研因編

定價四角實售大洋一角

李白和杜甫是唐朝首屈一指的詩人。杜甫的詩，多指陳時的事；所以後人稱他的詩叫做詩史。研因君仍照李白詩選一樣用白話句解選成一冊；以供一般讀者

陶淵明詩選

余研因編 定價四角實售一角

白居易詩選

余研因編 (印刷中)

無白居易的詩，是善於諷刺的。并且他的語意很淺；就是老嫗也能夠了解。余君將他的詩集中選出數十首，用新式標點編成一冊。

笑話

卓麟著 定價四角實售大洋一角

笑話的書很多。如果你要我一本在在都含着詼諧滑稽，增人笑感的。那是不容易的。本書是滑稽大家卓君所著。內容都是很新穎的滑稽的含時代的。無論老年幼童一讀，無不一笑而再笑。

應用文大全

楊冠悟編 (印刷中)

滑稽文選

黃馥泉編 定價四角實售大洋一角

本書約有五六十篇，完全由歷代名人作品中選出。篇篇含着談諧素。依照文學史上（理）（事）（情）的區別；分做論文，記敘文，抒情文三類。並加以新式標點。

• 是我們唯一的消遣品。

國語學生字典

編輯所編 (印刷中)

漢英學生字典

編輯所編 (印刷中)

英漢學生字典

編輯所編 (印刷中)

格言

曹養吾編 定價四角實售大洋一角

曹養吾先生爲一般青年修養，將古今中外克己修養的人，經驗所遺留的嘉言和懿語，選集一冊，並所合於最近時代爲限度。定名叫做「格言」。內容包括農，工，商，學，修身，治家，平國，等編。

楹聯

余梅盦編 定價四角實售大洋一角

詠輓

余梅盦編 定價四角實售大洋一角

歷代名人傑作集

劉時民編 (印刷中)

凡是一個時代必定有一個時代的社會和文化，進一步說，就是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社會觀察法和文化觀察法。劉時民先生所編這部「歷代名人傑作集」便是

各個時代的社會觀察法和文化觀察法的代表。他的內容分做論文，書札，日記
小說，詩詞等十餘篇，

現代名人傑作集

謝大賚編

(印刷中)

白話兒童尺牘

余湛民著

定價四角實售大洋一角

白話學生尺牘

余湛民著

定價四角實售大洋一角

白話商人尺牘

余湛民著

定價四角實售大洋一角

白話女子尺牘

余湛民著

定價四角實售大洋一角

王安石話體詩選

陶樂勤編

定價四角實售大洋一角

陶樂勤先生爲謀一般人讀詩起見；從歷代名人詩集中，各選出明白如話的詩數十首；格調不厭其高；祇求語意淺易，婦孺都能了解。並且有少數不常見的字和運用故事的地方，都用白話注釋。至於極淺易而無意味的詩，依舊不採錄。現在已經選者有「王安石話體詩選」「蘇東坡話體詩選」「歐陽修話體詩選」三種。

蘇東坡話體詩選

陶樂勤編

定價四角實售大洋一角

歐陽修話體詩選

陶樂勤編

定價四角實售大洋一角

新式標點公文程式

鄭啓中著

(印刷中)

歷代女子文選

王仲九編

定價四角實售大洋一角

歷代女子詩選

王仲九編

定價四角實售大洋一角

歷代女子書選

王仲九編

定價四角實售大洋一角

千家詩白話解

許衡解

(印刷中)

朱柏廬家訓白話解

許衡解

(印刷中)

四書白話解

許衡解

(印刷中)

言文對照學生尺牘

莊衣言著

定價六角實售大洋一角五分

言文對照商人尺牘

莊衣言著

定價六角實售大洋一角五分

言文對照女子尺牘

莊衣言著

定價六角實售大洋一角五分

言文對照短篇小說

莊衣言著

定價四角實售大洋一角

金聖嘆才子尺牘白話解

許衡解

定價六角實售大洋一角五分

最近契約禮帖全書

賈一萍著

定價四角實售大洋一角

兒童叢書彙編

張慈涵編

(印刷中)

梁啓超文選

編輯所編

定價六角實售大洋一角五分

蔣元培文選

編輯所編

定價六角實售大洋一角五分

胡適文選

編輯所編

定價六角實售大洋一角五分

冰心文選

編輯所編

定價六角實售大洋一角五分

郭沫若文選

編輯所編

定價六角實售大洋一角五分

郁達夫文選

編輯所編

定價六角實售大洋一角五分

鄭振鐸文選

編輯所編

定價六角實售大洋一角五分

魯迅文選

編輯所編

定價六角實售大洋一角五分

葉紹鈞文選

編輯所編

定價六角實售大洋一角五分

交際大全

胡紹基著

(印刷中)

名人情書集

陳福熙編

定價四角實售大洋一角

一九三四年第一版印行

定價六角

實售大洋一角五分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選註者

余 璜 因

發行者

民智書店發行所

印刷者

民智書店刷印所

代售者 啓 智 書 局

上海法大馬路自來火街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8 67368

~~I 4855 /~~

2138



~~14555~~ /